

梁启超

作品系列

汤志钧 汤仁泽 编注

饮冰室遗珍

未收入结集的梁启超文稿及函札

梁启超作品系列

饮冰室遗珍

未收入结集的梁启超文稿及函札

汤志钧 汤仁泽 编注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饮冰室遗珍: 未收入结集的梁启超文稿及函札/汤志钧, 汤仁泽编注. —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16. 7

(梁启超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300-23074-0

I. ①饮… II. ①汤… ②汤… III. ①梁启超 (1873—1929) -文集
IV. ①B259. 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52251 号

梁启超作品系列

饮冰室遗珍

——未收入结集的梁启超文稿及函札

汤志钧 汤仁泽 编注

Yinbingshi Yizhen

出版发行	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				
社 址	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	邮政编码	100080		
电 话	010-62511242 (总编室)		010-62511770 (质管部)		
	010-82501766 (邮购部)		010-62514148 (门市部)		
	010-62515195 (发行公司)		010-62515275 (盗版举报)		
网 址	http://www.crup.com.cn http://www.ttrnet.com (人大教研网)				
经 销	新华书店				
印 刷	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				
规 格	160 mm×230 mm 16 开本	版 次	2016 年 7 月第 1 版		
印 张	19.25 插页 7	印 次	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		
字 数	231 000	定 价	59.00 元		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前 言

梁启超（1873—1929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，留下了一千数百万字的撰著，在众多领域，均有建树，“文名满天下”。吴其昌评论其文章说：“雷鸣潮吼，恣睢淋漓，叱咤风云，震撼心魂。时或哀感曼鸣，长歌代哭，湘兰汉月，血沸神销。以饱带感情之笔，写流利畅达之文，洋洋数万言，雅俗共赏，读时则摄魂忘疲，读竟则或怒发冲冠，或流泪湿纸。”他的文章“大都夕杀汗青，朝被铅槧”，适应社会和读者的需要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
有关梁启超论著的结集，最早是何擎一编辑的《饮冰室文集》，1902年由广智书局出版。1905年，该书局又将《饮冰室文集》分类编辑，名《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》，约二百万字。1910年广智书局重印《饮冰室文集》，增订补编四卷。

1916年，商务印书馆印行《饮冰室丛著》，收录梁启超1902年至1915年的学术专著，近二百万字。同年，中华书局出版《饮冰室全集》，由梁启超“亲自料简”，“无关宏旨者，悉从刊落”，刊载1902年至1915年间政治及学术文章，有二百数十万字。1926年，梁廷灿重编《饮冰室文集》十函八十册，由中华书局出版。

梁启超逝世后，林志钧编辑的《饮冰室合集》于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，共四十册、一百四十八卷（包括文集十六册、四十五卷；专集二十四册、一百〇三卷）。《饮冰室合集》以编年为主，分甲、乙两大类：甲编文集，附诗歌、题跋、寿序、祭文、墓志等；乙编专著，附门

人笔记若干种。过去出版的各种文集，除《饮冰室丛著》外，大都不收专著，《饮冰室合集》不仅收录，还收入不少未刊文稿，较此前各本大为丰富，成为学术界研究近现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重要的参考资料，影响极大。

但是，《饮冰室合集》编辑较仓促，搜辑仍不齐全，大量梁启超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稿和函札未曾辑入。

多年来，编者广泛搜集梁启超佚文和函札，有的虽已结集，但内容不完全，还需增补。本书是部分未收入结集的梁氏文稿和函札。

本书分上、中、下三编，另有附录。

上编依出处可分为如下：

（一）梁启超早期的论作四篇：《曰休征曰肃时雨若连珠》、《取邾田自漈水季孙宿如晋襄公十有九年》、《乐由中出故静七发》和《以御宾客且以酌醴选赋》，作于1889年前及1889年，录自《经艺奇观》，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年）广东省城刊本。《饮冰室合集》、《饮冰室全集》等均未收入。

（二）《读〈孟子〉界说》、《读〈春秋〉界说》、《湖南时务学堂答问》、《湖南时务学堂劄记》，录自《湖南时务学堂遗编》，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长沙初版，1922年北京香山慈幼院重印。梁启超在序言中说：“迄今将三十年，诸劄册散佚殆尽，秉三顾拳拳守此卷，几于秦燔后壁中《尚书》矣。……呜呼！此固吾国教育界一有价值之史料。”

（三）《湖南时务学堂课艺补遗梁批》、《学堂日记梁批》、《学堂答问梁批》，录自《觉迷要录》，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编撰，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刊本。

（四）《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》，录自《中西学门径书七种》，上海大同译书局石印本，为1897年梁启超应湖南时务学堂之聘后所拟。

(五)《饮冰室诗话》增补部分。《饮冰室合集》将《饮冰室诗话》哀然成集，编入《文集》之四十五(下)，但《新民丛报》中还有未被收录的部分，必须将该报第四年第一、二、五、六、八、十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二十号(1906年1月25日至1906年11月30日)的《饮冰室诗话》补入，才算完整。郭绍虞、罗根泽主编《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丛书》中有《饮冰室诗话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9年4月出版)，内容与《饮冰室合集》一样，亦未收入此部分。

中编的前十一篇，录自手稿，部分为残稿，都是未刊稿。另外，《〈瘞鹤铭初拓本〉跋》，也未刊。其中与《饮冰室合集》有关的几篇为：

《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》，应为《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》第七章，手稿残。《饮冰室合集·文集》之十五有《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》，内有“旧学派关于法之观念”一章，乃是续文。

《责任内阁论》，署名“沧江”，文中说：“国会之事，吾既别有所著论，若乃责任内阁者，其直接关系于国利民福，尤巨且切。国中多数人士，或习闻其名，未稽其实，万一虎皮蒙马，以鹜易鸡，将益非所以奉承圣指而慰天下之望。不憚辞费，述所闻以为斯篇。”而残稿乃是作者的写作提纲。查《饮冰室合集·文集》之二十七《责任内阁释义》，似与此有关。

《国民常识学会章程》，系残稿。《饮冰室合集·专集·残稿存目》曰：“函授国民常识讲义章程及篇目，十四页又半。”此文曾刊于许俊雅编注的《梁启超与林献堂往来书札》函十，编注者曰：“梁令娴抄稿《国民常识学会章程》，凡十条，称‘本学会’，梁启超手誉者称‘本会’。这两份手稿的内容有些许出入，梁令娴手抄第十条‘捐助’、‘捐款’之‘捐’字误为‘损’。”读者可参照比对。

《偿债计画意见书》，《饮冰室合集·文集》之二十一题名《偿还国债意见书》，前段部分被删除，现将此录入。

下编是信函，或见于拍卖公司，或披露于报刊。其中致大隈重信四通，致康同璧一通，致周希哲一通，致孔希白三通，致冯国瑞一通，致薛笃弼一通。时间上迄 1899 年，下至 1927 年。

附录《〈乘桴新获〉中的梁启超佚札辑存》是汤志钧访日期间搜集整理的梁启超佚文散札，有些藏件未曾露布，十分珍贵。《致伊藤博文、林权助》、《致大隈重信》、《与志贺重昂笔谈记录》、《致山本梅崖》以及《致犬养毅》中的一部分，是梁启超初到日本时写的，对“保皇派”的“勤王”活动有参考价值。

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领导和编辑们为编辑出版《梁启超全集》所作出的努力。本书与梁启超的其他著述一样，对于了解和研究梁启超及近现代中国，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目 录

上 编

曰休征曰肃时雨若连珠 [1889 年前]	3
取邾田自漵水季孙宿如晋襄公十有九年 [1889 年前]	5
乐由中出故静七发 [1889 年前]	7
以御宾客且以酌醴选赋 [1889 年]	9
读《孟子》界说 [1897 年冬]	11
读《春秋》界说 [1897 年冬]	17
湖南时务学堂答问 [1897 年冬]	28
湖南时务学堂劄记 [1897 年冬]	59
湖南时务学堂课艺补遗梁批 [1897 年冬]	134
学堂日记梁批 [1897 年冬]	135
学堂答问梁批 [1897 年冬]	136
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 [1897 年]	137
饮冰室诗话 [1906 年 1 月 25 日至 1906 年 11 月 30 日]	145

中 编

国家主义之发达	187
黄梨洲	191
小革囊	195

加富尔恋爱谭	202
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 [约 1904 年后]	205
论大臣规避副署不足以逃责任	211
责任内阁论	214
资政院第一次应提出之议案	217
国民常识学会章程 [1911 年 5 月 16 日]	219
偿债计画意见书	221
中国人对于国际同盟的理想 ——国际联盟同志会第二回大会演说	222
《瘞鹤铭初拓本》跋 [1925 年 2 月]	224

下 编

致大隈重信 [1899 年 3 月 11 日]	227
致大隈重信 [1899 年 8 月 25 日]	229
致大隈重信 [1899 年 8 月 30 日]	231
致大隈重信 [1899 年 9 月 2 日]	232
致康同壁 [1904 年 6 月 3 日]	233
致周希哲 [1918 年 12 月 16 日]	234
致孔希白 [1926 年 6 月 28 日]	238
致孔希白 [1926 年 7 月 12 日]	239
致孔希白 [1926 年 7 月 22 日]	240
致冯国瑞 [1927 年 6 月 13 日]	241
致薛笃弼 [1927 年 6 月 13 日]	243

附录 《乘桴新获》中的梁启超佚札辑存

致伊藤博文、林权助	259
致大隈重信	262
与志贺重昂笔谈记录	269
致山本梅崖	273
致犬养毅（一）	275
致犬养毅（二）	276
致犬养毅（三）	277
致柏原文太郎（一）	278
致柏原文太郎（二）	279
致柏原文太郎（三）	280
致柏原文太郎（四）	281
致长明	283
梁启超及其同人邮件往来检查	284

上 编



曰休征曰肃时雨若连珠^{*}

[1889 年前]

爰考休征，时雨咸若矣。盖休征者，休德之征也。曰惟肃矣，时雨若矣。且圣王之世，有言符瑞者黜之，所以杜附会、惩面谀也。然而夷考其时，自我天覆，云之悠悠，甘露时雨，厥壤可游，是遵何道欤？圣人抱一，为天下式，穆穆皇皇，守之无敎。天牖其衷，用润泽之，匪唯泽之，泛敷濩之。非有休德，何克臻斯。盖闻顿网探渊，不能招龙；截竹裁筒，可以引风。是以喻道之朝，不谈泰山之封；盛德之主，不假梁父之颂。盖闻世之所宝，未为足贵；俗之所习，时乃适治。是以灵苑之树，匪堪乎三足；至人之庖，不道于六穗。盖闻积实虽微，必动于物，抱德在躬，离然感神，是以幽兰充堂，匪可掩其馥，紫丝绕梁，宛能肖其人。盖闻造化兆朕，藏气讖纬，乾元鉴观，闷象竹帛。是以罄图效祉，时有旁流之样；海若登祗，不少闾润之泽。盖闻运丁茂世，有土龙之助灵，事动先几，惟黑蜺之最异。是以沾服彻盖，膏普育于八紘；桑林身祷，霖輻辳于万里。盖闻香露成池，不如萍翳之降；醴泉出井，孰与灵雨之零。是以黍苗能膏，唯郇召之可颂；土块不破，系重华之最灵。盖闻锱之积也无厚，而照有重渊之深；心之恭也不忒，而诚感于穆之表。是以浹旬一沛，匪有意于鸣鹤；炼云而生，岂取象于涉豕。盖闻九重端拱，非与祈祷之事；寸习澄虑，詎有洒润之功。是以巨滔何颛，不借于羊舞；阴气岳吐，无取夫蚁封。盖闻事有感而必应，物有协而相得。故上尺下尺，本阴阳之灵；曰时曰谷，率贞静之德。盖闻西漱含

^{*} 录自《经艺奇观》，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 年）广东省城刊本。

水，火虽酷而倏消；东海出云，言未毕而立注。是以指挥有术，能夺云师之权；端穆上通，直决天河而沛。盖闻叩钟于房，不能逸响；握璞于掌，无从隐辉。是以石燕群飞，知乾象之不贷；天牛旅出，识王者之可师。盖闻虾蟆致清，应时辄效；山雉知避，有物弗适。故王不弃一物而圻平，帝不私一夫而万国得。盖闻房精出次，圆景助其灵姿；披衣来迟，玉女临其盛事。是以稼荣麦熟，勒于符祥之书；润叶津茎，萃作太和之谱。盖闻甘霖渗漉，识珠玉之非贵；渥泽沾润，俪凤麟而益荣。是以冬暖夏凉，大始可以合德；阳倡阴和，赍治可以说经。此休征之一也。

取邾田自澠水季孙宿如晋襄公十有九年*

[1889 年前]

与邻国定疆界，使才宜得人矣。盖邾田本鲁田也，而所以能复取之，则晋有功焉。故《春秋》并季孙之使两书之，且立子孙之朝，而坐视其祖宗之故也。为邻国所蚕食而不一疚心者，必非人情。虽然，国家积弱已久，为他人所轻亦已甚，虽疚心岂能有为哉？故欲雪宿愤，必以结强援为主，而欲结强援，必以遴使才为先。苟能借此而光复旧业，虽其事稍有委曲，亦君子之所取也，故鲁之不振亦甚矣。邾娄蕞尔国，本其附庸耳，而亦敢于夺其地，夺其地而鲁且无如之何，故澠水以北之为邾娄田，不知始自何时？而证据不见于《春秋》，则其事在春秋前可知。自襄之十九年，距春秋之初，盖近二百年矣，而鲁曾不能以一旅之师，收复先迹，君子以是恶邾之不顺，而叹鲁之无能为也。乃至是而忽以取邾田自澠水书。夫鲁果能自取之耶？其不能自取之耶？凡狡焉思启之计，虽不复顾清议，而每畏强力之所存。故有聚数大国之使者，会议以各返侵地，而群小不能不帖然听从者矣。凡阴谋报复之谋，虽本原在自强，而每借奥援以相庇，故有与大国为从亲，盟言而固其保障，则强敌不能不戢其窥伺者矣！故夫鲁之取邾田，非鲁人自能取之也，盖晋人为之也。乌从知之？以季孙宿如晋知之，咸大夫，出当言聘，不言聘而言如何？讳言之。曷为讳？德晋而赂晋也，不成其为聘也。然则《春秋》于取邾田讥之乎？曰：不讥。邾田本鲁田也，受之于先君，尺土寸地，不可弃也。不可弃而求援于人，不惜以贿赂继之，是真能守国，而不使

* 录自《经艺奇观》，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年）广东省城刊本。

日辟国百里之先君，恫于地下者矣，故晋当绝而鲁犹可取也。宿之在晋也，晋侯享之，范宣子赋黍苗，宿以大国之恤小邦，比膏雨之润百谷，盖辞令彬彬，亦有足观者焉。君子以为任使才也，故《春秋》二事，比而书之，以明与邻国议界者，使才必当得其人也。或曰：潞北之田，非鲁田也，鲁、邾以潞水为界，潞移而鲁因而有之，故赂晋以求助。君子恶晋偏而鲁贪，故加以取而系以邾田，比之入邑灭国之例。但潞为鲁水，《春秋》略外详内，潞而诚移，《春秋》乌容不书？则其说盖未可信。系以邾田者，《春秋》名从主人，其田属邾已久，不能不以邾称之。若其书以取，则《春秋》之例，固有美恶不嫌同辞者矣，何足疑乎？故有国者苟能不忘先君之业，而以光复为心，则即如鲁之于晋者，君子尚有取矣。又况其上焉者乎！

乐由中出故静七发^{*}

[1889 年前]

出于中者，惟乐静可知矣。夫乐似非静而不知其由中出也，故曰静客，曰爰有大物，萌于太乙，根于无体。其始无首，其卒无尾，乾元媲其清明，后土象其广大，倏然而兴，忽然而止。其喧也，如惊涛怒骇，滂湃漂泊之声；其寂也，无所睹，得之者贵，失之者鄙，不可强而名，不可袭而取也。盖历三皇五帝以来，莫不有之，而不知其何从而起，更何为如此也。鄙人樗昧，质之君子，君子曰：“此夫中平庄肃者欤？顺气成象。而穷本极变者欤？无声者正可听。而惟正之听者欤？象成声。而王比□□于昔见者欤？本性情泐肌肤藏骨髓。而人莫知者欤？该深妙远而不可思议者欤？其出无方，□中而正。至静而专，是谓之乐。”客曰：“然则乐何气哉？”君子曰：“龙门之桐，高百尺而无枝，中郁结之轮囷，根扶疏以分离。雨雪冻乎其下，鸡鹄集乎其下，背秋涉冬，裁以为琴。研心扬扚，则游鱼出听；信手挥洒，而六马仰秣。此亦天下之静而者也，子其明之乎？”客曰：“仆未能明也。”君子曰：“昔黄帝令伶伦与荣援铸十二钟，和五音，空其内，鸣其外，鲸击蒲牢，翼鼓凤凰。若夫空山无人，木叶微脱，绛云半昏，黄月无色。铿然一叩，醒尘梦，扬道心。此亦天下之静而深者也，子其明之乎？”客曰：“仆未能明也。”君子曰：“河汾之宝，有曲沃之大地焉；邹鲁之珍，有汶阳之孤条焉。尔乃剡生竿，裁孰簣，潜声粼粼，口似流水。太象飞鸿，泛滥溟漠。浩

^{*} 录自《经艺奇观》，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年）广东省城刊本。